

東元獎

創意東元 · 科文共裕

人文類-戲劇藝術領域

金士傑 先生
King-shih-chieh

座右銘

真正重要的，用眼睛是看不見的。
What'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

年齡：68歲(1951年12月)

學歷：東港空軍子弟小學
東港空軍至公中學
臺灣省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

曾任：國立藝術學院（現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講師
蘭陵劇坊 創始人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劇場藝術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評審評語：

八〇年代起參與台灣當代戲劇迄今不輟，為台灣現代戲劇發展的開創者。編導作品跨越傳統與現代，立下新典範，另以精湛演技橫跨影視，為當代華人表演藝術代表性人物。

得獎感言

我從未盼望過得獎，也不認為得任何獎項有何意思，得到「東元獎」讓我感到非常意外就好像是在個人戲劇生涯的長跑道路上，突然出現了一個朋友拍拍我的肩膀，非常暖心而親切。

滿天星斗問人生，縱橫舞台演紅塵

採訪撰稿/郭怡君

六十年前，屏東東港眷村的榻榻米上，躺著一個充滿奇思怪想的孩子，剛進小學的他腰間插著木製的玩具刀槍，滿嘴喃喃自語，在旁人無法透視的腦海裡編導著各色各樣的故事。父親帶他和哥哥去看電影，回家擺開架式演給沒去影院的弟妹看，連去看過電影的哥哥都聽得津津有味，覺得他演得更好。再長大些，他喜歡坐在院子裡獨自望著滿天星斗，襯著蟲鳴花香對上帝問起各種超齡的哲學問題。老天爺沒給出任何答案，卻給了他一份投身戲劇的天職，於是他成為台灣傳奇劇團蘭陵劇坊的團長，編導出劃時代舞台劇《荷珠新配》，演活了《暗戀桃花源》的江濱柳、《莫札特謀殺案》的薩列瑞、《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的莫利教授、電影《徵婚啓事》的余文、《繡春刀》的魏忠賢、《刺者為王》的盛父、《師父》的鄭春傲、電視劇《我可能不會愛你》的白叔……他是被尊為台灣劇場國寶的金士傑，戲劇圈裡讓後輩肅然起敬的金寶老師。

寬如滿天星斗的早熟心靈，長成拒絕聯考的小子

「我小時候愛看四郎與真平等漫畫，也喜歡拿紙筆畫來畫去，爸爸很鼓勵我，會特地買香港印刷的兒童圖畫書回家。」金士傑回憶童年時光，曾用家裡一整片的毛玻璃窗描繪一串連環圖，還得意地向堂妹堂弟炫耀自己編的漫畫，卻因漂亮的玻璃被塗得髒兮兮而難得讓父親打了一頓。高齡103歲和97歲仍健在的父母是金士傑與故事深刻結緣的源頭，父親常騎著單車帶他和哥哥到東港唯一的電影院看電影，講各種苦兒流浪記讓他明白什麼是「難過得哭了」；母親每週帶孩子上教堂聽聖經故事，睡前會唱讚美詩歌哄孩子安詳睡覺，「長大回想都覺得這是我生命中至高至美的事情，在異鄉生病時，那樣的歌聲就會出現，像永恆的靈魂搖籃曲，在你慌張無措的時候陪伴安慰著你。」

如今在舞台上擁有巨大存在感的金士傑，曾是個膽小不敢上台的小學生，某次被老師指定參加演講比賽，熱心的爸爸跳出來幫他寫「滿清政府腐敗之至」的講稿和排練手勢，成績竟然名列前茅，讓班導師兼鄰居媽媽來家裡串門子時稱讚：「啲～小金子不錯嘛！」升國中後跟著大人去上查經班，查聖經某個句子的典故，追根究柢的姿態簡直像個碩士班研究生，小小年紀就涉及天堂地獄和永恆，老愛整晚待在院子對著滿天星斗問：「天堂的考官是誰？是白人黑人還是美女？如果我常常想到美女，我是壞人嗎？爸爸媽媽是不是有一天會不見？爸媽和手足們以後是不是都會死掉？我死掉以後就永遠沒有嗎？是一點都沒有嗎？」

早熟易感的心靈擁有填不滿的精神黑洞，金士傑開始拼命進出書店，飢渴地猛吞精神食糧，看書站到腳很累都不想回家，只因「哇！他們英國人知道這個？！法國人16歲就知道這種哲學？！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急死我了！」眼見大他兩

歲的哥哥為聯考念書念得很痛苦，酷愛讀書的金士傑成了拒絕聯考的小子，「我沒有革命家的勇氣推翻整個社會，至少要拯救我自己。」長輩問他：「你都不怕你太與眾不同啊？」他立刻回答一點都不會，「我怕的是眾與我不同，因為是我對，大家都錯了。」

文藝青年彈吉他養豬，立志當國際大導黑澤明

權衡父母心和自我意志後，金士傑進入五專體系的省立農業專科學校畜牧科。「在農專是我讀課外書最囂張的時候，看很多存在主義和哲學的書之外也拼命看電影，還交到幾個很奇妙的朋友。」金士傑當時認識一個黃哥哥，簡直就是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賽名著「德米安」（又譯「徬徨少年時」）的主角化身，博學多聞、勇猛直前走在社會前端，任何想不通的問題都可以問他，有回碰到一個百思不解的問題，求知若渴的金士傑當晚就從屏東坐車到高雄登門去問，聊完沒錢住旅館就坐在高雄市議會的草地等天亮。國中一度立志做傳教士的金透過農專時期的哲學洗禮，認清「古往今來為宗教流的血最多」的事實，某種悲觀的念頭也越來越強大，「好像變成跟尼采一樣站在跟神對立的位置。」

農專末期金士傑的志向轉成當大導演黑澤明，因他發現心理學、哲學、人類學、歷史學、小說等所有喜歡的東西都能透過拍電影完成，一畢業他就提著行李準備往台北走，媽媽勸不動便要他經過高雄時跟在遠航工作的爸爸打聲招呼，爸爸勸了半天也沒說服他，一股腦兒把口袋裡的零錢、台北長輩的電話都塞給兒子後轉身去廁所。「我看著他的背影感覺到他在啜泣，突然心裡很不舒服，我本來北上是想當救世主的，怎麼一個老頭都被我欺負了？」受父親背影觸動的金士傑當下就決定拎著包包回屏東老家，為了不荒廢父母幫他交的學費，選擇到牧場養豬學以致用。

文藝青年金士傑養豬的特點——彈吉他唱歌給豬聽，希望牠們活得更愉快，但牧場養豬終究是要殺的，從社會經濟的觀點他"擺平"了父母，滿手血腥卻讓他在一年半後深感擺不平自己，只好靠著寫生日卡片的溝通讓父母理解他去台北的意義，終於得以在 23 歲負笈北上。

到台北當搬工糊口待機，因緣際會成劇場人

還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金士傑只是強硬堅持「到台北要照著我的方式過活」，賺錢找純花力氣的搬貨工，腦力全部留給創作。同事們都知道身邊有個怪咖，平常搬地毯等重物悶聲不響，若有機會聊到電影或書就會突然跳出來高聲闊論：「這部電影你若不去看就不要跟我交朋友了！」這個怪咖跟《影響》雜誌的編輯群結成好友，常常帶著兩個麵包就泡在西門町的試片間通宵看電影，天亮才回宿舍。某日一個同事的朋友要去採訪基督教藝術團契的負責人，同事順口問金：「看你平常對這種事滿有興趣的，要不要跟著去見識一下？」

這一見識，便開啟金士傑跟舞台劇一輩子的緣分。他因此結識耕莘實驗劇團的創立者周渝、執行人林治平、編劇張曉風、導演黃以功，相聊甚歡下正在排練《和氏璧》的黃以功邀請金士傑幫忙演"村民戊"，見他表現不錯又立刻加演"官員乙"。談起1974年第一次演舞台劇就上手的往事，金士傑說因心懷當黑澤明和卓別林等級導演的夢想，看待藝術有"自以為是的重量"在，所以對排戲的每個動作、每段劇情、導演跟演員的每次對話都相當投入，「用超角度來看整齣戲，很快就理解導演到底要幹嘛」，於是迅速得到導演賞識，開始擔綱往後劇碼的重要角色。沒背景、沒資金的金士傑拍不成電影，卻因緣際會走上舞台劇之路，「就算當不了黑澤明，視戲劇為"神聖工作"的居心還是一樣的。」

別人的戲演了兩年，心中有故事要對世界說的金士傑開始動手寫劇本，白天在悶熱的倉庫裡打工搬貨，晚上在同事們打牌喝酒拌嘴的宿舍「不理人不管事，白紙攤開埋頭寫我的」，折騰整整十個月完成第一個劇本《演出》。小時候躺在榻榻米上被媽媽打斷編故事奇想就會不高興的金士傑於這十月懷胎無比投入，曾有位從外頭回來的室友衝著埋首於劇本的他大叫：「金！我出去三個鐘頭，你竟然連姿勢都沒有變！」

接掌耕莘實驗劇團，恩師吳靜吉引導打破傳統

1977年耕莘劇團演出全台語發音的《望你早歸》，在戒嚴時期被視為影射外來政權而遭查禁，隔年周渝離開主事者一職並選擇交棒給又能演又能編的金士傑，留下一句「愛怎麼做就怎麼做」，接棒的金隨即廣發英雄帖邀請他這些年在藝文圈看中的對象，「我一來台北就在醞釀了，像星探一樣，看演出時只要覺得這個人很厲害就會跑去跟對方聊天要電話，電話簿裡都是臥虎藏龍。」影癡、詩人、攝影師、公務員、搬運工和家庭主婦組成嶄新的耕莘劇團，金士傑找指導老師時透過讀書會的朋友陳玲玲介紹台灣戲劇界重量級前輩姚一葦教授，再透過姚老師邀到了日後對台灣表演藝術界影響深遠的吳靜吉教授。

專長為教育心理學、受過紐約知名實驗劇場 LaMaMa 洗禮的吳靜吉教授訓練蘭陵的方法與眾不同，為了讓蘭陵徹底走出傳統表演的形式，他要大家忘記演出，運用大量心理學方法讓演員回憶過去，讓不同經驗在腦海互相碰撞後再放空，使身體浮出最深層的反應。因頭腦放鬆前必要先讓身體放鬆，來自各行各業的學員一入蘭陵排練場就開始不分男女互相按摩，甚至在地板上躺成一排，大家輪流滾"人肉地毯"。他運用「新名再生人（變了名字好像也變成另一個人）」要成員們自己取個綽號，金士傑的「金寶」之名由此而起，這些年來同輩一直叫他金寶，後輩稱他金寶老師。

不照本排練、不琢磨演技，長達一年半都在做各種放鬆訓練和即興想像練習，登台演出彷彿遙遙無期，滿腔熱血被澆熄的成員們紛紛離團，金士傑坦承當初心情很著急，但老了回頭看心中卻有股驕傲：「吳靜吉的風格是清風徐來，有點像家家酒，目的藏在手法之後，讓我們這些人長大回頭看才知道當初莫名其妙插的秧

苗長成什麼樣子。真是太青春了！青春到我們那樣大把揮霍時間，揮霍到奢侈的地步，台灣不會再有第二個劇團做這種事。」

吳靜吉強調的「放鬆身心從生活中反射自我」成了金一輩子的演員功課，1977年演《一口箱子》認識的演員教練汪其楣則是他另一位恩師，汪對於演員內在與外在的溝通有很嚴密的要求，擁抱戲劇的熱情和直言不諱都猛烈不留餘地，給金的意見是「殺殺殺地來」，儘管相處時間不長，點點滴滴都給他很大啟發。汪其楣給出的關鍵課題是「永遠不要說台詞」，出個題目要演員說句話，金士傑嘗試說了立刻被打回票：「你這還是台詞，不是話。」反覆幾次後讓他體悟，表演要無限貼近真實，說出口的都必須是生活裡的話。

《荷珠新配》空前轟動，蘭陵劇坊成小劇場火車頭

1979年金領軍的耕莘實驗劇團終於推出《包袱》和《公雞與公寓》兩齣戲首演，團員們從家裡搬來電線和麻將燈當道具燈光，畫海報貼在台大和師大校園附近街口、通知一些認識的藝文界朋友充當宣傳，唯一花費是大家統一穿著的功夫褲。金士傑心裡雖然很有底「首演會是亮眼的」，但連日來嘔心瀝血的排練讓他身心俱疲，開演前有人問他要不要幫買便當，「我說不要，吃了我會吐，整個人已經到撐不動的程度。」

首演觀眾只有三十餘人，迴響卻熱烈非凡，謝幕後包括知名藝術家蔣勳在內的文化人捨不得走，留下來跟蘭陵團員們聊天，深深感嘆：「台北等你們這些人等好久了！」散場後大家興奮慶功並商議未來，一致認為該從本質為天主教劇團的耕莘獨立出去，金士傑強調：「我們這些人多少有些反叛青年的姿勢，不認同當今社會的膚淺作態，要離經叛道或目無法紀都該自個兒承擔一切，不要牽連別人。」眾人腦力激盪的結果決定以「蘭陵」為名，1980年4月「蘭陵劇坊」正式成立，7月以金士傑編導的《荷珠新配》參加第一屆實驗劇展引發空前轟動，爆滿的觀眾看著新鮮幽默外加嘲諷高明的生動表演笑得東倒西歪，躍身為媒體寵兒的蘭陵劇坊自此成為80年代台灣小劇場運動奮發的火車頭，無懼挑戰傳統戲劇不敢碰觸的禁忌，「那時小劇場的氛圍是很開放的，我們在舞台上摸索各種人生的可能性，沒有客氣過。」

蔣勳當年在時報雜誌評論《荷珠新配》寫著：「這的確是第一次，在台灣看到一個這樣熱烈有生命力的劇場。無論如何，沉悶了三十年的劇運，終於讓人又呼吸到了新鮮的空氣。」李國修等表現傑出的演員在台前沐浴歡呼，身為全劇靈魂編導的金士傑卻獨自窩在房間掉淚，只因篤信十年寒窗的他不願成功來得如此輕易，雖然之後看到報紙頭版和雜誌封面登了自己的臉，他仍不免欣慰「也算是對父母有所交代了吧？」

《荷珠新配》乃改編自京劇的老酒新瓶，骨子裡刻著反教條反流行的金士傑期許蘭陵的路線要與林懷民和郭小莊引領的風潮做出清楚區隔，更不希望被媒體的報

導評論下定義，剛好日本默劇大師箱島安來台表演，金士傑受推薦成為幫大師舉牌作中文解釋的助手，天生解構能力強大的他只是從旁觀察大師如何演繹作品，竟據此摸索出一套訓練自己和團員表演默劇的方式，並在蘭陵第二個編導作品端出默劇《懸絲人》。金士傑語帶得意：「當時我沒上過任何一堂正式學默劇的課，就成了教別人如何演默劇的老師，後來有機會拿獎學金到紐約進修，因為英語能力不好選擇修默劇，第一次上課就發現他們教導的結構竟然跟我之前設計的課程一模一樣。」

跟賴聲川合作《摘星》，此生最享受的演出經歷

1984年獲學術交流基金會傅爾布萊特藝術家獎助金赴美進修前，金士傑率領的蘭陵劇坊與剛回國還沒創立表演工作坊的賴聲川合作《摘星》，是當年罕見關懷智障兒童的劇碼，婦女雜誌還特別以封面報導介紹。倡導集體即興創作的賴和金士傑、李國修等演員們在登台前半年就開始到陽明山上的雙溪啟智中心做田野調查，近距離觀察智障兒的生活並從中取材。「大概每個禮拜去幾次，每次去幾個鐘頭，好好跟他們聊天逐漸變成親密的朋友，再開始學他們走路的姿勢、講話舌頭如何歪斜、咬字如何不清、長短音和情緒音的出現……有次我和國修坐在台階上邊觀察我們共同模仿的對象王為東（化名）邊閒聊，我一時興起就跟國修說，我數幾拍後他頭將往那兒歪，眼神會看這兒，看幾秒後眼神會轉向看我們，身體會怎麼動、臉上笑時嘴角會提幾度……我預測每幾秒他會做什麼動作，長達兩分多鐘彈無虛發。」

「這是我這輩子最享受跟角色變成好朋友的一齣戲。若從所有演出經歷只能挑一個代表作，那一定是《摘星》。」金士傑憶起當年跟啟智中心孩子相處的生活，語帶懷念地說，實在很喜歡他們，純潔的像天使一樣不會說謊造假，外型粗陋但心裡真的很美。由於入戲太深，演出完幾個月後在洛杉磯校園遠遠聽到朋友叫他，很高興地跑了20多公尺到朋友眼前，卻見對方一臉驚訝地問他：「你剛剛為什麼要用王為東的方法來跑？」

金士傑形容這是「關係美好到超乎尋常的程度」，身為演員在生活中本來就會像福爾摩斯一樣把各種細節撿起來，但有緣長時間近距離和智障兒相處，發現他們的身體和心靈其實存在「似非而是」或「似是而非」的幽默，透過模仿王為東的練習，豐富了一個演員能展現的肢體語言深度和寬度，深刻影響了他和李國修，以致於後來好幾個戲他都能在李國修和自己身上繼續看到王為東的影子。「如果國修還在，他一定跟我一樣聊起這個話題就過癮，好多細節我講出來會讓你覺得這個題目能燙人。」

蘭陵人開枝散葉，個個名動江湖

2013年7月罹癌過世的李國修是首屆國家文藝獎戲劇類得主，創立的屏風表演班對引領台灣現代戲劇創作和全職劇團的經營影響巨大，他戲劇工作的起點就是與金士傑相遇的蘭陵劇坊。2009年兩廳院籌畫蘭陵三十系列活動，李國修重演《荷珠新配》的經典丑角，觀眾被逗到笑得眼淚都掉出來，在掌聲雷動中金士傑從後台走出來和李國修攜手謝幕，但到了今年蘭陵四十再推經典戲碼《演員實驗室》，有著深厚兄弟情感的國修卻已離世缺席，在宣傳記者會中讓金士傑一度哽咽。

「國修是一出場就遮不住光芒的人，擅長喜劇到好像天生為喜劇而活。我們在一生最重要的時刻、最好的年代相遇，互相牽連和取暖，因為彼此發光發熱，是這輩子都無法再超越的那種屬於春春的光熱。」金士傑說，國修以前的辦公室跟自家很近，每次經過都覺得心裡在跟國修對話：「你現在看得見我嗎？如果我像你一樣早走，有損失嗎？有遺憾嗎？我賺到了多活幾年，我可以用賺這個字來講嗎？」

蘭陵劇坊在1990年停止活動，1991年正式解散，表面看來劇坊實體只存活十年，但蘭陵精神卻開枝散葉，成為台灣劇場四十年來蓬勃發展的中流砥柱。金士傑當初找來的核心成員一字排開，個個都是能在江湖上呼風喚雨的名宿，除了李國修，還有優劇場的劉靜敏（後改組為優人神鼓，她改名劉若瑀）、筆記劇場的黃承晁、九歌兒童劇場的鄧志浩、如果兒童劇團的趙自強、金枝演社的王榮裕、紙風車劇團的李永豐等；與金士傑並列蘭陵兩大編導台柱的卓明，成為培育南台灣劇場最重要的領頭人物，春風沐浴過幾乎所有喊得出名字來的台南、高雄、屏東和台東劇團，在教育圈還有被台北藝術大學戲劇所研究生奉為「馬太后」、備受金馬獎導演戴立忍敬重的馬汀尼教授；影視圈裡拿過四座金馬獎最佳攝影的杜可風、金鐘獎導演鄧安寧、手握兩座金鐘一座金馬演員獎的顧寶明、分別得過金鐘男女主角和男配角獎的李天柱、楊麗音、游安順，金鐘綜藝節目主持人許效舜、大愛電視「殷瑗小聚」主持人李文瑗……他們的共通點就是「蘭陵人」。

詩人劇評家鴻鴻曾在表演藝術雜誌2009年5月號「蘭陵留下了什麼？」一文把蘭陵人稱為異數家們：「彷彿要把台灣過去幾十年來有欠於現代劇場史的債務，在短短幾年內一股作氣還完。1979年第一次公演的《包袱》便是肢體劇場，同一晚的《公雞與公寓》則是歌舞劇！接著還有作語言實驗的《貓的天堂》、向默劇靠攏的《懸絲人》和《冷板凳》，象徵詩劇《代面》，搖滾儀式劇《九歌》，甚至還有靈修氣息濃厚的《那大師傳奇》！蘭陵的每次公演都讓人無法預期，但是意圖都很明確：端出的一定是新菜。沒有什麼商業、前衛之分，沒做過的都是值得嘗試的。」

十年週期揮別蘭陵，多年後情誼如老酒

金士傑回憶，蘭陵的停擺跟他間接是有關係的，當時他負責劇團的編導已有十年，身心非常倦怠很想休息了，1989年他為蘭陵寫的最後一個劇本《螢火》，描述一個酷愛聽故事的傻子和一個躲在墓穴裡固守故事的老瘋子，末尾傻子放火燒了墓穴，回家與擔心他到想自殺的懷孕老婆重聚，為未出世的孩子取名「春天」。「那也是我為自己下的註解，我怕再弄下去會變成重複自己，想要回到生活尋找另外的春天。」

揮別蘭陵的金士傑成為個體戶，除了接演表演工作坊、果陀劇團、公共電視的戲和台灣新浪潮導演的電影，也接受國立藝術學院（現今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的教職邀約。劇坊停擺了，蘭陵人卻從未解散，曾經在蘭陵認真待過的人無論隔多久再聚首，彼此情誼只像老酒越陳越香。「沒有一個劇團像蘭陵這樣三教九流、龍蛇雜處，在吳靜吉的放任下，長期處於沒有紀律的無政府狀態，卻是蘭陵人從第一天就共同喜歡的，我們共同見證了一種有趣的姿勢，連吵架都很絕。」金士傑點了根菸後繼續描述，無論哪一代的蘭陵人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奇才，有的是能力去追求事業成為社會菁英，但他們卻捨近求遠甘心待在處於邊緣的貧窮劇團，「跟我們這票蠻荒分子混。」

作為送給恩師吳靜吉八十大壽的禮物，2018年5月蘭陵人齊聚一堂重新詮釋《演員實驗教室》，金士傑特別邀請了幾位已離開舞台多年的蘭陵人來共襄盛舉，他們以集體創作的方式重現自己如何走進劇場，過往放鬆肢體的各種訓練和演員真實人生的私密片段交織呈現，就如當年在此戲擔綱壓軸的李國修所言：「它敘述著演員的人生，誠誠實實，一層一層往心裏尋覓。」參演者向觀眾坦白隱私的赤裸程度足以營造出褻瀆感和神聖感共存，擔綱編導的金士傑強調：「這些對舞台擁有無比純情的清澈靈魂，理當蓋了印章、留下腳印再走。」

《暗戀桃花源》演活江濱柳，《剩者為王》讓導演哭到不能自己

在蘭陵之外，金士傑留下豐厚的表演足跡，一步步將他推向眾人盛讚的老戲骨。1986年金士傑為表演工作坊演出《暗戀桃花源》裡因國共內戰而與戀人雲之凡分離多年的東北青年江濱柳，舞台劇和電影的碟片成為這些年來兩岸戲劇學生必看的經典，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知名小生黃曉明看到金士傑第一句話就說：「總算看到真的人了。」這齣戲在1991年和1999年重新搬演時，主要角色只有他演的江濱柳不動如山，被人譽為金士傑魔咒。眷村出身的金士傑說，江濱柳的際遇跟他父親身邊的某些長輩很像，做田野調查時很多心境已有相近的體會，因總覺得歷史虧欠了長輩什麼，演《暗戀桃花源》好像是做了個暖心的小蛋糕還給他們。隔年開放大陸探親他陪父母回鄉看望四十年沒見的親人，一路當挑夫陪吃陪喝也陪哭，經過《暗戀桃花源》場景所在的上海，還特別去找外灘公園有沒有戲裡設定的鞦韆。

被金士傑視為畢生老戰友的賴聲川在《金士傑劇本》的推薦序指出：「金寶的喜

怒哀樂曾經詮釋過多少重要的角色，又有多少重要的作品因為他的存在而亮麗起來，份量加重起來。這是不爭的事實：台灣劇場因為金士傑，是有重量與格調的。金寶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在瀟灑豪爽的外表背後，他細膩的要求，對細節的塑造與苛求，處處表現他的完美主義性格。金寶活著就是為了藝術。」

金士傑最受網路世代推崇討論的表演，源自 2015 年電影《剩者為王》的片段，他演舒淇的父親，眼看著女兒要屈就年齡壓力嫁給「沒有那麼愛的人」，便把男方約出來吃飯，將養女兒 30 幾年的心聲和盤托出。Youtube 影片下方最多人按讚署名雅貓的留言：「看完才發現是長達五分鐘的獨角戲，一鏡到底，除了金士傑的臉和聲音，別的什麼都沒有，當中的感情竟然豐富無比，如此深入人心，不空虛，也沒壓力，真不愧戲王之王！」

這段演出在片場第一遍演完就讓現場鴉雀無聲，納悶沒人喊卡的金士傑只好自己走過去拍拍導演的肩，卻見她低頭泣不成聲，只好先到外頭散步。回到片場情緒平復的導演對他說：「金老師我覺得已經拍完可以收工了。」金士傑卻勸導演再來一次：「我剛剛在繞圈子等你時有個想法，它是輕喜劇，又是父親對女兒的男友講話，剛剛的表現雖不錯但有點太文藝，我想試著讓它更行雲流水、更不著痕跡。」開機再來第二遍，演完又弄哭了導演。金士傑進一步解釋：「兩個男生講話不該流露更多引人傷感的企圖，寫實生活裡的爸爸應該是邊說邊想，有些話都來不及思考就出口了，而不是好像面前有稿子有自覺地在講情深義重的話。其實我已經很陰險地把整個結構都找好了，但在檯面上該要讓風整個吹掉，統統不記得，從零開始。」

詮釋莫利教授《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舉重若輕的生離死別

2011 年果陀劇團《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首演至今已破 240 場，成為金士傑這輩子演最多場的戲，眾人早公認罹患漸凍人症的莫利教授角色非金莫屬，他卻曾想婉拒接演。先看過書的金士傑坦承：「我不太喜歡這麼道貌岸然一本正經的東西，我喜歡劇團要像雲霄飛車一樣，有很多意外、驚喜、超速度，這戲太正規了！」但看完改編劇本後，金士傑被高明智慧的改編手法打動，在台上講過 240 遍的台詞要他挑出最喜歡的，就是莫利教授對學生米奇說的開場白：「你真以為你可以這麼再見都不說一聲，就這麼偷偷摸摸告別你念了四年的大學啊？」他語帶佩服地形容：「你有一百個理由去回答但問題只有這一個（如何道別），這麼重的一拳在戲開頭舉重若輕地揮過來，關於談論死亡的嚴肅夜晚就在嘻笑怒罵之中展開，哇靠這編劇太厲害了！」

原先金士傑對《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只打算小題小作，未料卻成了近年來華人戲劇圈最受歡迎、不斷破紀錄加演的舞台劇。他認為這戲有種奇怪的倔強和豁達，「是我一生的命題，關於死亡，關於我的滿天星斗。可能年紀大有了孩子後更脆弱了點，對於死亡我的感受更多，彷彿《暗戀桃花源》是送給父親的一個小

禮物，而我用這戲送給自己，勉勵所有跟我有共同感受的人——害怕死亡、捨不得生命如此短暫、捨不得看到親人受苦——這戲始終在懸崖邊上讓我們看到春風迎面吹來，屍體不再是令人害怕的東西，而是大自然飄落的一片樹葉。」

初演莫利教授時，金寶的龍鳳雙胞胎還在太太的肚子裡。曾多次跟朋友圈宣告自己不會結婚的金士傑，2009年娶了之前在北藝大指導的研究生涂谷莘，58歲才踏入婚姻，60歲一舉得了兒子女兒，跌破眼鏡的好友們驚訝之外更多的是為他高興的驚喜，最開心的還是遠在屏東的老爸。得知太太平安生產，金士傑立刻打電話回家，電話那頭是老爸拉得超級長的聲音反覆說著～太～好～了～，「聲音聽起來好像在唱，但我相信他在哭。」孩子出生後第一次被帶去祭祖，金老爸拖著年近百歲的身軀，硬臥在墓碑上跟祖先報告：「你們終於可以含笑九泉了～～。」

賺錢養家為妻兒打底，年邁時間永遠不夠用

婚後的金士傑生活最大的轉變是「馬不停蹄的賺錢」。從文藝青少年活到文藝中老年，金士傑過了許多年物慾極低、視金錢為罪惡、窮得理直氣壯的光棍生涯，身上穿別人送的舊衣，常到好友家裡蹭飯吃，出門習慣揹個書包，赴學生婚宴沒錢包紅包還要打包，交通工具是台鐵馬，家裡沒手機沒電腦，就一台答錄機留給外界聯絡，偶爾失聯太久還會讓小燕姐等老友擔心他是否還活著……娶妻生子後為了養家，金士傑只能學著跟錢做朋友，原本接戲對藝術門檻要求極高的他開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老戲骨的身影逐漸遍佈廣告、偶像劇、輕喜劇電影，為戲宣傳甚至上過康熙來了，由著小S問些追求綜藝效果的尷尬問題。「年紀大了得多賺點錢幫他們的將來打底，以後需要醫療也不用太給家裡拖累。」

為照顧妻兒，厭惡科技產品的金士傑辦了第一支手機也學會開車，無論到對岸接戲再怎麼忙，都會排空檔回台灣幫忙帶孩子，每次一回家就把老婆做的事全部搶過來，包括做早餐、帶孩子上學，因為睡回籠覺成功率太低，開車時還常利用紅燈打盹補眠。老菸槍戒不了菸但絕對不在孩子面前抽，有的爸爸會在家裡陽台開窗抽，他連抽菸的樣子也不讓孩子看見。老戲骨隨口跟孩子講故事，融合鋼鐵人和蝙蝠俠唬得兒女一愣一楞的，但陪他們玩家家酒，小兄妹有時演得太無厘頭，連劇場大師也插不上話。

談到年紀小他兩輪的太太，金士傑形容她是個活得比藝術家更真的人，感謝她讓自己從腳不沾地的哲學家，成為兩個孩子的爸爸。「我對數目字超級誇張的記不住，現實生活能力很差，如果有銀行突然打電話來談我會不知道怎麼應對，燈泡壞了都是老婆在修，她強烈補足了我的現實感，擺平我生活中嚴重的不平衡，孩子的事情也都是她說了算，不是我投降妥協，而是聰明的她真處理得很好。」

「東元獎」像有人拍肩給溫暖，仍在追求戲劇最高境界

畢生於劇場浸潤、近年在影視圈遊走，今年67歲的金士傑已能欣然接受拍電視的無遠弗屆老少咸宜，也喜歡拍電影的魔幻感，但對他個人生命歷程而言，具備

雕刻感的舞台劇還是最巨大的。「我現在年紀大了體力衰弱所以接影視較多，如果一切得其所哉如我所願的話，能演舞台劇還是不做他想，我還是喜歡伺候能跟我相通的小眾。對很多人來講舞台劇已是過氣的東西，緩慢的步調與現代極不搭調，但我就喜歡這種不謀合感，有種唐吉軻德、阿Q式的樂趣。」

對於「東元獎」肯定他在台灣劇場的貢獻，金士傑半嚴肅半玩笑地說：「這時代不會喜歡我，你們還在幫我鼓掌說我很屌，很好很好，你們陪我一起神經病(笑)。」他坦承自己一向不覺得任何獎項有何意思，但處在舞台劇已然逐漸沒落的時代環境，這獎就好像是有人拍拍肩膀，說了一句溫暖的話。對他而言演員是天上掉下來而不是選來的職業，就像呼吸般乃合乎生命本然的事情。他仍在追求戲劇最高境界的路上，仍會在下戲好幾個月後，半夜突然從床上跳起來懊惱「哎呀！那個地方不該演成那個樣子！」超過16年沒有發表新劇本，曾經存放靈感的抽屜都被孩子的物品占據了，他也從未放棄將來還要自己寫故事的夢想，「即使寫半本都好。」

婚後積極接戲攢錢，金士傑得以在兩年前於台北近郊買了房子讓一家四口安身立命，客廳與飯廳隔了一整排落地玻璃窗，是兒女可以盡情塗鴉不會被老爸罵的地方。飯廳到陽台的牆上掛了十幾個面具，是他出國旅行最愛帶回的收藏品。「面具啟發了我許多事情，不同地方人的長相，他們的神鬼、死亡、恐懼，心目中不可碰觸的是什麼、躲藏的是什麼、假裝追求的是什麼。」在牆外，金士傑繼續戴上各種角色的面具，用戲劇演繹的生老病死，碰觸人們心底深藏的矛盾與掙扎，美麗與哀愁……

對「東元獎」的期望

在舞台劇逐漸式微的年代，「東元獎」無疑是對藝術文化工作者的莫大肯定。期許未來「東元獎」能持續關注人文藝術發展，發揮力量影響社會各界，使我們心靈更加富足並充滿希望。

